

訪日之交流

四、拜會

亞東關係協會。協會副代表林金莖先生說：「日俄是有邦交的敵人，日我之間卻是沒有外交關係的友邦。」，原因乃是：(1) 我經濟的繁榮、政治的穩定；(2) 日人對先總統 蔣公「以德報怨」的感念 (3) 雙方貿易每年高達八十五億，觀光客日人到台者每年達六十萬人，台灣到日觀光的也有三十萬人。參觀各樓辦公室，深感人人兢兢業業於本身工作，在海外與中國大陸鬥爭、和日本人周旋，盡力地奉獻一己之力。

自民黨黨部。由三位國會議員代表老、中、青三代，主持座談。筆者鑑於日本報載國小校長對教育灰心而自殺及畢業典禮需請警力支援等事，提出請教。八十多歲高齡的灘尾先生認為：物質文明提高之同時，精神文明相對地被漠視，倫理道德淪喪、家庭結構改變、社會秩序敗壞，校園中也遭到空前的干擾。例如：不良份子的滋事生非、師生關係的惡化、學歷文憑的過份重視、升學考試的戕害青少年身心等等。這些問題似乎成了世界性的通病。

國會議事堂。這是一棟頗具英國議會特色的建築，外形高聳宏偉，堂內莊嚴肅穆。在參觀的同時，我們遇到一群來自鄉下、衣著樸實的老人團體，只見團內的阿公阿婆井然有序、安靜地步入觀眾席，專注地聆聽嚮導的解說，而後又靜悄悄地離去。日本實施義務教育已有五十年的歷史，教育的普及提高了人民的知識水準；從這些年逾半百的老人身上，再一次得到證明。

五、研習

名政論家滕田義郎談「由日本看 ROC」，乃從一九七〇年代世界輿論對我之不利，如「排我浪潮」，到最近重新肯定我之價值……等一連串之轉變，說明只要我繼續發展、努力，ROC 之成就終有為世人所矚目及肯定之一日。

作家杉森久英老先生則介紹「日本文化」，乃從文字、宗教、藝術等方面，探討雙方之關係。亦提及雙方文化上的差異，如在色彩上，我好以紅、綠為主色，如房子廟宇的紅牆綠瓦，而日本的神社或古建築則好以黑、白為主色，如白牆黑屋頂；在飲食方面，日人喜好粗茶淡飯，而我們中式料理則以味道濃厚為尚；日人感覺敏銳，表現上多屬含蓄，好惡喜怒不形於色，就如一首古老的情歌，稱為「忍式的戀愛」，說明了日本人早期的性格，是禁慾、冷靜的。向為世人所矚目的武士道精神，重視忠君、忠於主人，追求完美而重信用。老一輩的日本人，從不忌諱談論日本文化受中華的影響，即使在二十世紀的現代日本，仍可約略地看出奉行儒家思想的地方。

六、交流

有幸與日本佛教界靈友會的會員，亦即「創造未來日本學生會」中的學生代表，進行三天的交誼活動。

靈友會是日本的佛教團體，現全世界擁有三百多萬信徒，分佈十四個國家，會旨以「孝順父母、崇拜祖先、維持世界和平」為主。至於「創造未來日本學生會」之成立，乃鑑於時代變遷中，人類精神文明愈益貧乏，人與人間的距離愈益疏遠，因此希望藉著靈友會的會員，在各大學中吸收有志青年，成立「創造未來日本學生會」，以促進人與人間的親和關係，並進行國際交流，維繫世界和平。

與該會青年同訪館山國民度假村。國民度假村，類似救國團的青年活動中心，由政府提倡國民旅遊。當日，投宿於一座濱海旅館，初進榻榻米寢室，推開窗扉，迎面海風拂來，眼前為之一亮，坐看浪花堆雪、波濤拍岸，偶而飛鴻數點，疾掠水面，「呱—」地一聲，直上青天……，叫人昇起幽遠遐思……。榻榻米上，幾位青年盤腿而坐，從個人家庭、學校、理想談起；我們也針對日本文部省篡改歷史教科書事件及日本首相欲提高國防經費預算等問題。在涉及各自立場時，不免聲調高揚、情緒激動，但雙方仍能保持風度，尊重對方的意見。

迷人的營火晚會，大伙兒在海風下洋溢著年輕人的熱情，在歌聲中互訴著理想的憧憬，在歡笑裡牽動著生命之流，匯合、前進……。

第二天，東方剛現魚肚白，我們便到沙灘上晨操，本團某同學傳授少林拳，日本青年競相學習。早餐後，出發到北條海濱拉網捕魚。途中與內藤小姐相談甚歡。內藤小姐曾到台灣學習中文半年，談及我校園內的行為規範和交通秩序問題；亦提及日本公司太強調整體步調，是否相對地會忽視了個人的能力表現？日本公司重視員工休假，造成全國上下利用休假生活擴展視野；日本翻譯業之發達，使得留在本土者照樣可以學到一流的知識，且日本公司不特別重用留學生，因之，留學風氣不似我興盛等。

晚上「生活哲學」座談中，了解到雙方青年所共同面臨的一個教育上的問題，那就是「升學主義」的偏差。又，戰後的日本，在社會上產生崇洋的心態，以會說英語為榮、生活崇尚物質享受、對傳統文化產生排斥的心理……。年輕的一代，由於生活缺乏挑戰性，產生一種「無力感」，凡事變得自私自利、眼光短淺，與人交往流於表面化，疏離感漸成為時代的通病。